



府河清流润故土，历史风云入绣图。
浪花悠悠银针舞，金线灿灿丽景铺。
绣出神州山河壮，绣来人间新蜀都。
百年心血绣坊梦，万千情爱泪如珠。

……

BAINIAN XIUMENG

百年

绣

梦

陈治安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BAINIAN XIUMENG

百年

秀乃

梦

陈治安 著

时代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绣梦/陈治安著. —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464-1515-4

I. ①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6253号

百年绣梦

BAINIAN XIUMENG

陈治安 著

出品人 石碧川
责任编辑 张 巧
责任校对 兰晓莹莹
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责任印制 干燕飞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规 格 170mm×240mm
印 张 14.25
字 数 260千
印 数 1-10000册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515-4
定 价 49.80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65336882

圆梦府河 绣田园 绣天下

(自序)

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酝酿过程中,我曾经取过两个书名,一个叫《大绣坊》,一个叫《府河谣》。虽然感觉这两个名字都有些老套,但是一时又想不到更得体的名字。后来,我再次到了地处蜀绣之乡腹心古称“两路口”的安靖镇,一是想去深入体验蜀绣人家的生活,二是想借此激发出一些艺术灵感。

还好,一次与镇上几位朋友摆谈中,我无意间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发。那是一个春日的下午,我正想去征求一下镇干部们对我小说提纲的意见,镇党委书记谭万凯带着几位同志走来了。大家就在坝子边上,就小说提纲的事谈论起来。谭万凯开门见山地对我说,如果把“绣”的主题再深化一些,也许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,就可能会得到提升。接着谭万凯又和其他几位在场的同事,如镇长李维东、副书记王晓东、人大专职副主席田逸林,还有党政办主任胡松涛等,十分热情地进一步向我提了不少建议。

我认真归纳了一下,大致有如下几点:一是小说要尽力表现蜀绣人家创业的艰辛,二是要挖掘出这片土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,三是要认真探索这里成为蜀绣之乡的人文环境。

后来,镇上党政办公室的同志,还把近些年有关本镇蜀绣产业发展状况的资料,给我复印了一大摞。有些是我了解的,有些是我不够熟悉的。就在我翻阅这些资料时,一行粗体字突然跳进我的眼帘,让我心里顿时一震。“圆梦府河 绣田园 绣天下”,这本是近年来安靖镇举办国际刺绣节时,根据县情、镇情、民情,提炼出来的一句主题式的语句,但此刻却忽然与谭万凯那天说的深化“绣”

的主题连结在一起了。这个忽然，其实也包含着必然，从小说艺术构思上来讲，这也算是一种突然闪现的灵感火花吧！

是的，因为在思维碰击的瞬间，我想到好多此前并没想明白的问题。为什么郫县的安靖镇，能成为蜀绣之乡的腹地？为什么在府河之滨，有那么多女性要学绣花？当然，第一是绣花本身是个很美的物事，是中国传统女性一个塑造自身形象的必修课；第二是平民人家的妇女，花绣好了能够改善自家生活；第三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，从小说开掘人物内心世界角度来审视，生活在安靖镇的广大绣女，她们通过绣织美物美景，寄托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而这种向往，就是一种美丽的梦想，绣女们各人有各人要绣织的美梦，但从一个地域范围来讲，安靖人即本小说中的两路口人，世世代代，都为绣织一个共同的美丽生活大梦，用自己的汗水、心血、智慧，不仅在绣织着，还在拼搏着、创造着。她们美了自身，美了田园，美了天下。

通过这种探索所产生出的联想，我顿时有一种豁然贯通的兴奋感觉。于是，我把本长篇小说的书名定为《百年绣梦》，同时，在塑造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时，都很注重在她们绣什么、怎么绣的故事之中，开掘出她们那种美好而深沉的人文情怀。这种情怀，也就是在她们的潜意识中，都有着一种“圆梦府河、绣田园、绣天下”的胸襟。

再后来，我和郫县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旅体广新局、县文联的领导，谈到以上的这些构想时，他们都表示赞同，并鼓励我早日让长篇小说《百年绣梦》问世。

在这《百年绣梦》杀青之际，我除了获得一种辛劳之后的快感，还使我感到暖心的，是以上提到的那些朋友和领导，以及众多蜀绣之乡的父老乡亲，在创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，乃至给了我在办公室里怎么也得不到的启发。



序 篇 府河遗梦

..... 001

第一章 绣庄秘事

——《梦》的初现 007

第二章 血色绣影

——《梦》的争夺 050

第三章 悲喜绣家

——《梦》的喝彩 090

第四章 绣女支前

——《梦》的远航 147

第五章 终酬绣愿

——《梦》的思归 191



府河遗梦

序
篇

处于神志不清状态的杨宝珍，口中断断续续地发出呓语：“梦……梦……我看见梦了……”

“看见梦了？咋越听越糊涂？”围在病床周围的二十多个男女老幼，无论喊她妈的、喊她婆的、喊她祖婆的，都搞不懂她说的看见梦了是啥意思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

只有任传英心里明白，母亲肯定是在梦中，看到了那件叫作《梦》的绣幅。母亲对《梦》为何念念不忘？《梦》对任氏大绣坊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作为大绣坊的第三代掌门人任传英，他从母亲多年来的念叨中，明白这件叫《梦》的双面绣绝品，是罕见的“镇坊之宝”，跟大绣坊三落三起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现今的安靖镇，当年叫作“两路口”，地处两路口街市的东边，有一个绣花作坊聚集的绣花庄。在庄子入口处的任氏大绣坊，最早叫“任氏绣阁”，是祖上在清咸丰年间创办的。被称为“明代太平庄、乾隆安靖乡”的两路口，正是任氏绣业的发祥地。

当年，任氏绣阁所研发的双面绣绝品《梦》，曾被选为贡品并受到慈禧皇太后的赞赏。谁知火烧圆明园时，双面绣绝品又流落民间。清光绪年间，他年轻的曾祖父任应发，将绣阁发展为大绣坊，加之贡品《梦》在民间几经辗转后，已回归任氏，于是大绣坊一度名噪绣界，被誉为“川西第一绣坊”。

对此，传英听母亲感叹过，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就是他这个曾祖父，因中年时抽鸦片上了瘾，抽光了现银就当卖物件，直到把“镇坊之宝”《梦》卖进当铺，大绣坊彻底破产。他曾祖母跟人走了，他曾祖父沦为乞丐，他祖父任国梁成为以牵瞎子、割牛草为生的孤儿。可就是他这个祖父，凭着超人的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，几经拼搏，到了1928年，不仅赎回了任氏大绣坊，而且成为真正的第一代掌门人。尔后，又在母亲杨宝珍（祖父最得意的大儿媳）的努力下，不仅寻回了丢失的“镇坊之宝”《梦》，还把大绣坊的蜀绣生产和蜀绣工艺水平，推向一个辉煌时期。

可偏就在这一时期，《梦》又随着父亲任家雄一起再度丢失。

父亲是一位在抗战中拼搏出来的国军上校军需官，在为前线筹集运输军需物资中，历尽种种艰险，在保护国家文物和蜀绣精品不被日本间谍、汉奸掠夺的拼杀中，更是舍生忘死。可惜，从1949年父亲被迫去了海峡那边，人和双面绣绝品《梦》，至今音信渺茫，唯有魂牵梦绕。

任传英还十分明白，在母亲心里，仅用“镇坊之宝”来形容《梦》，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《梦》是蜀绣工艺提档升级的重要研究蓝本，跟任氏实现振兴绣坊的世代梦想息息相关。

在母亲担任大绣坊第二代掌门人期间，在他自己担任第三代掌门人以来，虽说在传承蜀绣工艺、发展蜀绣产业方面，可谓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，无愧于大绣坊祖上的荣耀，但由于缺了进一步提高绣品工艺的研究蓝本，却未能让大绣坊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它应有的产业地位，为此母亲始终纠结于心。

至于面对日本间谍、保安团败类、地方匪徒的恶行，母亲曾亲身参与的那些殊死搏斗，围绕《梦》所产生的无数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更是母亲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，让母亲永世刻骨铭心。

年年岁岁，朝朝暮暮，对这一切的念叨，在母亲晚年生活中，似乎比她生命都还重要。

望着老人难受的模样，任传英和在场的所有亲人都很揪心，却都只能悄悄抹泪。因为老人一生最反感的，是晚辈们在她面前哭泣，她要大家像她那样，面对任何变故乃至打击，即便想哭也只能在心里，这是她一条不成文的家训。

九十岁的杨宝珍，从一年前的冬天患了肾衰竭起，就靠着透析延续生命，但她神志却一如既往地清醒，并能在每次透析之后下床走动，隔三岔五还叫轮流护理她的晚辈，陪她到霜梅渔庄的茶坊里，去打打小麻将。她十打九赢，让那些开始还担心她是否能跟上大家节奏的牌友们，转为惊讶她的厉害了。

她摸牌码牌如舞弄绣花针一样轻快，出牌吃牌如经营大绣坊那般精明果敢。至于今天下午出现的这种神志不清状态，还真是数十年来头一遭。要不，她那安靖镇蜀绣研究会的首席顾问头衔，何以能一直保留至今，想辞都辞不掉？

此刻，清醒过来的杨宝珍，眼光慢慢掠过每一副关切的面孔，用慈爱的微笑，去缓解儿孙们的紧张。最后，她突然收起笑容，眼光定格在儿子传英脸上，提高嗓门质问：“我孙子文浩呢？侄孙女文梦呢？”

任传英嗫嚅着：“妈，都怪我来不及通知，他们还在安靖镇蜀绣公园里忙，我这就打他们手机。”

杨宝珍轻点了点头，很快又重摆了下头，说她想起了，兄妹俩是在蜀绣公园忙会场布置和展出，她叮嘱过他俩的，没她的特许，不准往医院跑。

传英还想说点什么，见母亲做了个打住的手势，并且眯着眼渐入一种安详的睡态，只好蹑手蹑脚地，带亲眷们到走廊上去休息。

次日一早，当朝霞给府河水抹上一片橙红的时候，杨宝珍已经由弟媳周玉飞和好几位晚辈陪着，出现在粼粼波光辉映的蜀绣公园。

她今天穿的，是一生中每逢重大活动才穿的浅紫色绣花旗袍，这一装束更衬托了她的端庄和威仪。与之相比，当年有着革命女侠传奇经历的弟媳周玉飞，虽也还算硬朗，眼里却始终隐现着岁月留下的忧伤。

杨宝珍东瞧瞧西望望，感到扑进老眼的，全是清新和舒畅。

蓝天白云下的蜀绣公园，花木扶疏，绿草如茵。蜀绣博物馆、蜀绣研究会、蜀绣大师工作室、蜀绣技艺培训实习长廊，还有宽阔的蜀绣广场，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那广场上醒目的“第二届国际刺绣艺术节”会标，舞台上“振兴蜀绣、圆梦府河、绣田园、绣天下”的背景文图，这一切，直乐得她连声叫着：“好！好！”

这时，最讨杨宝珍喜爱的侄孙女任文梦跑来了。文梦首先向杨宝珍叫了声“大婆婆”，回头才招呼她祖母周玉飞。当文梦为她昨天没能赶到医院表示内疚时，杨宝珍立刻打断她，说现在自己最想听她讲的，是博物馆里那些苏、湘、蜀、粤四大绣的精品。

文梦忙说：“好好，大婆婆我这就带你去大饱眼福。”

杨宝珍不高兴地瞪了侄孙女一眼，意思是在这种场合，怎么还这般称呼她。

文梦忙改口说：“哦，蜀绣研究会名誉会长兼首席顾问，恕我这秘书长年轻不懂规矩。”

杨宝珍在文梦的搀扶下，缓缓走进了博物馆大厅。作为该馆馆长的任文浩，



忙对几位听他汇报工作的市、县、镇领导说，他老祖母杨宝珍来了。几位领导一听说老人是住院期间赶来的，不约而同地望着杨宝珍肃然起敬。

有位市领导提出先陪陪首席顾问，杨宝珍连忙摆手，她说听文梦讲了，今天好多外国民间艺术团队要来表演，好多外省刺绣大师要来交流绣艺，领导们应当先去接待好这些贵宾，就别为她这个老婆子耗费时间，有人陪着在这儿好好看看就行了。

杨宝珍说罢环视了一下展厅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她拨开文梦的手，向面前的蜀绣座屏奔去，步履一如年轻人般矫健，让身后的领导们都目瞪口呆。

杨宝珍睁大老眼望着面前的绣幅，上面的绣品名称分明也叫《梦》，她隔着有机玻璃抚摸着，布满青筋的双手，激动得一个劲儿地颤抖。她喃喃低语：“《梦》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

她转身问文梦，这失落的双面绣绝品，是怎么回来的。

文梦神秘一笑，拿出一柄放大镜，请她再把细审视。

她又极其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扭头盯着文梦：“说！是不是我病了以后，你对着那《梦》的旧照片，搞出来的仿制品？”

文梦只好点了点头：“嗯嗯，一切都瞒不过首席顾问的法眼。”

杨宝珍疼爱地拍着文梦的肩膀，说侄孙女仿绣得不错，也给她这颗一直渴盼着《梦》的心，带来了不少安慰。

可稍加停顿后，她又指出：尽管这幅仿绣的《梦》，无论用线、配色、针法、技艺，都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，但真要和原件相比，差距还是不小的，尤其那晕针的妙用，还有些不得要领。究竟怎么个不得要领？没原件对照，她也说不明白。

说到这里，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窗口，遥望着远方，思念起丈夫和那祖传双面绣绝品《梦》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刚才的兴奋劲儿，一下子又离她而去。她感到两腿有些发软，文梦见状，急忙将她扶到休息室里坐下，让她安静地闭目养神。

世事真难料，就在杨宝珍的情绪，从兴奋中跌落下来不一会儿，蜀绣广场上出现的戏剧性场面，又把她的兴奋劲儿推到一个真正的高峰。

原来，当十几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团，正在为“第二届国际刺绣艺术节”演出时，广场上出现了两位谁也没料到会出现的人。这两人当年与任氏大绣坊的关系十分密切，都和绣坊有过生死相依的岁月。

那个叫杨玉珍的，是杨宝珍的胞妹，在陪伴誉满全球画界的丈夫章晓百定居国外的几十年中，她不仅有《蜀绣魂》之类蜀绣精品获国际博览会大奖，还与世

界绘画大师毕加索会晤并合影。这次，八十八岁的她，还给博物馆带来了一批以章晓百名画为蓝本绣制的蜀绣精品。

那个叫任家雄的，正是与杨宝珍分离多年的丈夫。

九十四岁的任家雄坐在轮椅上，有些颤抖的双手，捧着那幅叫《梦》的双面绣绝品，喃喃地诉说着《梦》在失而复得中，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与凶险。说着说着，不禁老泪纵横。

当任家雄叫随从把绣幅当众展开时，在场的几位资深蜀绣专家，先是感到震撼，继而是由衷的赞叹。

那绣面上展现的，是八位飞针走线的府河少女，在各自绣着她们的生活梦想。真是千姿百态，五彩缤纷，底韵深邃，妙不可言。而最妙之处，还在于绿色缎料背面的绣图，是跟正面的绣图同时完成的，并且一点也没走样，用最好的相机，把两面的绣图拍下来放一起，即便在放大镜下审视，也看不出什么差异，只是画面反了个方向而已。

几个金发女郎，伴随着她们的反复拍照，惊呼不可思议，惊叹府河绣娘的手，实在太神奇了。

杨宝珍从丈夫手中，郑重地接过了那幅《梦》，想到大绣坊乃至整个安靖镇的绣品工艺提升，终于有了这真正的绝佳参照蓝本时，她感到全身又充满活力。她头一次当众大哭一场之后，把玉珍叫到身边，把曾苦乐与共的朋友叫到身边，把自己的、妹妹的、朋友的后代们，都叫到身边。

她不慌不忙地告诉大家，记得抗战胜利那年，国画大师章晓百看了《新新新闻》日报上那首叫《绣梦》的诗歌之后，曾问过她心中的绣梦是什么，是不是就指那幅双面绣绝品《梦》？她当时讲不明白，经过这么几十年，她在绣业上锲而不舍的努力，现在她有些明白了。其实她心中装着的，也包括前辈和后代心中装着的绣梦，是绣花人要绣织的一个美好生活的大梦想。这幅双面绣绝品《梦》，只是这个美丽大梦的引发点而已。

站在旁边的一位市领导，与县、镇的领导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提高嗓门在杨宝珍耳边说：“精辟！首席顾问讲得太精辟了！请您老人家相信，安靖人乃至整个郫县人、成都人，一定有信心把这个美丽的大梦，变成美好的现实。”

杨宝珍点了点头，说她信这位领导的话。然后，她又眯缝着老眼，伸长耳朵好像在搜寻什么声音。原来，她是听到了有个她熟悉的嗓门儿，在唱着她熟悉的歌儿。她知道，这歌是她儿子传英写的，这歌是她侄孙女文梦在唱，这歌的名字就叫《百年绣梦》。



府河清流润故土，
历史风云入绣图。
浪花悠悠银针舞，
金线灿灿丽景铺。
绣出神州山河壮，
绣来人间新蜀都。
百年心血绣坊梦，
万千情爱泪如珠。

……

杨宝珍记忆屏幕上拉开的，是近百年岁月里，在大绣坊内外，那如梦如幻、如泣如歌的绵绵往事……





绣庄秘事

《梦》的初现

第一章

(一)

杨宝珍本人，曾和儿孙们这样戏说过，如果把任氏大绣坊比作个小王朝，她的绣坊生涯，便可划为三个时期：帮助公公任国梁撑持大绣坊的辅政时期；改革开放后自己领头恢复大绣坊的主政时期；大绣坊三度再起时扶持儿孙们创新进取的训政时期。

她还说过，她从小爱看被民间称为“耍书”的唱本，知道大清朝先后有两位厉害女人，都“侍候”过三代皇帝，说话都很管用。她比较喜欢孝庄，却有些讨厌慈禧。

这《百年绣梦》的故事，自然也就从杨宝珍蜀绣生涯的第一个时期说起。

其实，杨宝珍在未进入任氏大绣坊，成为老任家长房媳妇之前，从小也是生活在一个蜀绣人家，而且娘家的杨柳绣馆，就和远近闻名的任氏大绣坊，同在两路口绣花庄。

两路口，其实叫“三路口”更为恰当，因为乡场上那条能过车马的老路，东可接成都，北可通新都，南可连郫县。流传的民谣中，也有“一声鸡鸣传三县”之句。这乡场分明就是三条路的交会口嘛！为什么叫“两路口”？那是因为这叫法是明代之前就有的，可能当时乡场上那条老路，还只通成都与郫县吧！

美丽幽雅的绣花庄，位于两路口乡场的下场口，尽管庄子跟乡场有点脱节，但也就只隔着十多块田，何况中间还有两个幺店子，算是乡场的一个延伸吧！

从绣花产业角度来看，绣花庄与分布在两路口各村子的绣花生产散户，有着很大的不同。这里，已由一家一户的家庭成员自己生产，进化到由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作坊老板，雇佣一定数量的绣工进行规模生产。

整个庄子，是由十多家经营挑花刺绣作坊的小院，组成的一个绣花作坊聚集的小村落。

从明、清到民国时朝，两路口境内有过多座大院聚落式的手工作坊，诸如方家桥那边的豆芽坊，靠近土地堂的大粉坊、大面坊，但最有文化艺术气息的，自然首推绣花庄。

绣花庄，一边傍着秀水清流的府河，一边紧靠那条连接成都的车马老路。有绣户曾贴过这么一副对联：滚滚财源源自滔滔府河水；盈盈绣业业达巍巍锦官城。联语虽不很工整，但却形象而有气势。

说到府河，顾名思义，她是四川省府成都的母亲河。原来的水流量并不大，到了康熙年间，经那个叫年羹尧的四川总督，从毗河里引水过来之后，水上运输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大小木船和长短竹排，成天穿梭其间，熙来攘往。有的满载烟叶、麻皮、豆瓣和各种绣品乘兴而去，有的满载水果、盐巴和各类花色布匹满意而返，把府河沿岸的太和场、仁义场、两路口、洞子口等场镇，闹腾得空前繁华起来。一时间，物流畅达，客商云集。

但见：河下船工，号子吼出浑身劲；岸上绣娘，彩线映得满腮红。

处于绣花庄最东边角落上的杨柳绣馆，四周是火砖砌就的灰色围墙，院房在翠竹绿树掩映下，那青瓦粉壁、漆门花窗，古朴里还透出些许雅致风韵。可作为绣品生产场地，偌大一个前院花厅，却只摆放了五台木架花绷，而且有两台从没使用过。几十个竹圈圆形花绷，经常使用的只有七八个。统称为“绣娘”的绣师、绣工，总共也就十来个人。不要说跟任氏大绣坊比，就和叶家、邬家、鲁家、蔡家的绣院、绣铺、绣店、绣阁相比，绣娘人数也少多了。

对此，作为杨家长女的杨宝珍，从小就有些想法。在她十四岁念完全部小学课程的那个夏天，有一次好不容易见到父亲杨运鸿在家。她转动着黑亮的大眼珠，有种质问的神态，她说父亲怎不在花厅里多摆放一些木架花绷，再多请几个绣娘，那样才会有名副其实的刺绣馆气派嘛！

心里一直有这想法的柳秀芬，趁势附和着女儿点了下头。

杨运鸿没想到历来柔弱的妻子，今天竟然公开附和女儿，不禁恼羞成怒，说

小孩子不懂事，大人也跟着不懂事。这事他说过多少遍了，花绷子摆得多，绣件绣得多，就能赚钱多吗？

说到这里，他又冷冷地盯了柳秀芬一眼：“这绣馆咋开，不用你来教我，反正每年我有钱赚，能让全家有好生活过就行。至于怎么赚钱，我是哑巴吃汤圆——心中有数。”

宝珍问：“心中有数，是啥意思？”

杨运鸿打量着女儿迷惑不解的模样，摸了下她扎着两根辫子的头：“这心中有数嘛，就是家中的各项开销，包括你姐妹俩的读书费用和生活费用，我会很好地利用这个绣馆赚钱来支付，半点用不着你这个小女子操心。”

宝珍又问：“绣馆就这么个样子，那钱怎么赚来的呀？”

杨运鸿眉头皱了一下：“小小年纪管这些事干啥？说了你也懂不起的，长大了你才会晓得，这是老爸我经营绣业的奥秘。”

宝珍又说了句：“我现在就明白，绣馆只是爸爸的一个摆设。”

杨运鸿不禁一愣，真没想到宝珍小小年纪，就开始过问刺绣馆的事了，而且还思虑得如此之深。要再多读点书多见些世面，将来一定会是个精明的女老板。不过有些事，他现在不能给她讲。想到这里，他故作生气地说：“行啦！这么好的饭菜，还塞不住你那小嘴巴？”

小宝珍咬了咬嘴唇，赌气地什么菜也不夹，几下扒拉完碗里的饭，翘着小嘴唇离开了。

宝珍年纪是不大，可能是受绣花庄的环境熏陶吧，有关刺绣的一些知识，她在小学高年级期间，就能如数家珍般讲给同学听。

在讲解刺绣设施的功能时，宝珍能有条不紊地说出：长方形的木架花绷，首尾各有一根小圆木卷杆，各卷着缎子面料的一端，转动卷杆能把缎面绷得很平展，以保证绣出的画面不走样。若是绣幅的长度比绣架还长时，可以通过转动卷杆，把已绣好的缎面卷上，挪出空白缎面，便于接着往下绣。这木架花绷是用于生产那些大的绣幅，比如以各色缎子为主要面料的绣服、绣被、绣帘、绣壁挂、绣屏风。竹圈小花绷呢，是由竹片弯成的两个大小竹圈构成，刺绣的时候，把面料放在小竹圈上后，再用稍大一点的竹圈套上去，把面料箍定，就可以飞针走线了。小花绷的用途，是用以生产小型绣块，比如绣枕、绣帽、绣鞋、绣巾。宝珍的每次讲解，都赢得了同学们好一番赞叹。

每当周日和寒暑假，宝珍总喜欢站在花绷边，看年长的绣花师傅描龙绣凤，或两眼眨也不眨地紧盯着年轻的绣工，怎么在各色面料上刺花绣鸟。不仅如此，



隔三岔五，她还缠着那位姓喻名芙蓉的绣师，说什么也要尝试一下刺绣活儿。

喻绣师只好找一些小块缎料，让宝珍到旁边去尝试。但她同时又与宝珍约定好，一是只准宝珍假日学，二是只准宝珍背着她父亲悄悄学。因为她清楚记得，杨运鸿曾经当众留过话，杨家两个小姐的培养目标，是多读书将来好许配个富贵人家，而不是如一般贫家小女，能在绣绷上找一碗粗茶淡饭的钱，就十分满足了。

比柳秀芬小几岁的喻芙蓉，是个长相和气质俱佳的女人。她平时喜欢穿一件自己亲手做成的淡紫色旗袍，旗袍的胸襟处绣了带两片叶子的粉色芙蓉。旗袍很合身，把她略显丰腴的身子，勾勒得别具风韵。但她言谈举止、举手投足，都比较庄重，从无轻佻的举动。加上她成天与刺绣为伴，从没在两路口场上招摇过市，因此无论馆里的绣工还是女主人柳秀芬，对她都有好感。偶尔杨运鸿来花厅察看，问起她绣品的生产情况时，她在回答中都很沉稳，毫无讨好老板的言语。对于私下教宝珍刺绣，她明知是件得罪老板的事，但出于对宝珍的一种莫名的偏爱，还是大着胆子背着杨运鸿，手把手地教着宝珍，而且传授的全是真功夫。宝珍所绣出的一花一叶、一鱼一鸟，还真令绣艺不凡的她刮目相看，称赞宝珍心灵手巧，是棵搞绣花的好苗子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到了宝珍念完初二的那个暑假，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，十六岁的宝珍向母亲提出，她不想上学了，想就在绣馆里好好研习绣艺。平时就不苟言笑的母亲，那天脸上更显阴沉，她说：“绣馆虽是你外公外婆传下来的，但自从你父亲把绣馆从犀浦绣花巷迁过来之后，原来的柳氏绣馆，不是已改成杨柳绣馆了么？现今家里的一切事，我都得听从你父亲的安排。”

宝珍同情地望着身子孱弱、性格温顺的母亲说，什么时代了，还要抱着“三从四德”不放。这话，正好让杨运鸿听见，说这里不是大都会，只是个乡间小镇，“三从四德”仍然天经地义。

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宝珍，对父亲的说法一点也没有认同，她说就“三从四德”而论，四德中，除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外，不是还有个妇功吗？那妇功主要指女红，也就是说，女孩学挑花刺绣的针线活，也是天经地义。

父亲被反驳得无言以对，便迁怒于妻子。他一拍茶桌：“柳秀芬，不，杨柳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大女儿宝珍，明年就要去成都念高中了。二女儿玉珍有绘画天赋，大后天也要去成都进艺专。搞什么刺绣，简直就是凤凰跟着乌鸦飞——自己想掉价。”

宝珍没有想到，父亲作为堂堂的绣馆之主，竟然对刺绣艺术是这般地不在意。他这么不注重蜀绣工艺和生产，这个绣馆，真不知他是怎么赚钱的！她前几年就

产生过的疑问，现在愈来愈强烈了。

她带着这一疑团去问母亲，母亲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宝珍，休学的事你就别想了，不仅你父亲不会同意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你就安心读书吧！我听说，你们在邓家粉坊读的那个时才学校，虽是以传授国学为主的私立学校，但都开了小学和初中的官学课程，而且讲课的老师水平很高，出来的学生去成都考高中，没有考不上的。至于你爸怎么利用绣馆赚钱，我都不过问的。”

“妈，你也太软弱了吧！”

“女人再强，也强不过男人的。反正我就坚持住两条，一是柳家祖先创立的绣馆，在我手上不能垮掉；二是只要你爸有钱赚回来，能把这个家撑持起走就行。”

宝珍还想说什么，母亲对她挥了挥手，默默地离开了。

(二)

究竟杨运鸿的钱是怎么赚来的？柳秀芬不清楚，她也不想弄清楚；宝珍不清楚，却偏想要弄清楚。

那答案究竟是什么？除杨运鸿本人清楚之外，杨柳绣馆还有一个人清楚，这就是负责守门的卢四。

卢四是杨运鸿乐山老家一个姑妈的儿子，杨运鸿把他这个表弟，从老家弄到绣馆来，就是想让自己这个上门女婿，在柳家祖传的绣馆内多个耳目，在身边多个能帮自己办点秘密事情的帮手。

就在宝珍想探寻父亲赚钱奥秘，却一无所获的这天下午，杨运鸿一坐进他那个会客办公两用的小厅，就从门房把卢四叫了过来面授机宜，要卢四去执行一个秘密计划。

这个秘密计划，杨运鸿他很自信，认为定会收到毁人誉己、一箭双雕的效果；而卢四呢，为能够得到表哥的高度信任，感到沾沾自喜。他低声问杨运鸿，这计划是不是冲着任氏大绣坊的任国梁？

杨运鸿冷冷一笑：“不是冲着他冲着谁？你想嘛，他任国梁在两路口袍哥公口中，是响当当的管事三哥；而我呢，只是个毫无实权的袍哥老六。在绣花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那个大绣坊被称作“川西第一坊”，他任国梁本人，又是绣花庄公认的领袖人物，而我呢，连名次都排不上。还有，叶氏绣院的那个女老板叶婉云，也不甘寂寞，最近与任国梁夫妇接触频繁，听说任国梁还接受叶婉云的建议，要筹建什么两路口绣业公会。不用说，这个绣业公会的头几把交椅，也不会有我

